

晉書

二十一

顧榮

紀瞻

賀循揚方

薛兼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王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齊王國召為大司馬主簿固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能能謂固長史葛旛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踈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躬非酒客之政旛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能曰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旛然之白固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產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固誅榮以討葛旛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又為驃騎復以榮為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幸西遷長安徵為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為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友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收礼豪桀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免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乱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无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夏无實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万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尺懷散帶芥之恨塞諛諂之



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
甲利器足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
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无大略政令反覆計无所定然其子弟各
已驕矜其貶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
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万世可不圖之卓
從之明年周玘与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
敏率万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
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
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至士躬処右職
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乃機榮上牋諫
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
公沐三捉髮何哉誠以一日万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
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且露營野次星
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

列三

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叅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
流言滿国人心万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雋彦雨畫今日之要
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南
土之士未及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身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尺
誠膽幹殊快勢慶兄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施兄公讓明亮守節
困不易操會稽日楊彦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沉潜青雲
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
六年卒官帝臨喪尺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内史那祐牋曰
昔賊臣陳敏馮寵藉權滔天作乱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為
曰僕于時賢愚計无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祖伯顧榮經德
躰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菽逆之下每
惟社稷發憤抗愾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者群士名寇東夏德聲所振
莫不響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為衆率先忠義奮發志
為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動茂上代義彰天下伏

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唯幕密謀然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
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
為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
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无一旅任非潘翰孤絕江外王命
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
尚成功封閉倉庫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
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疆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祭佐扶義
助疆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為方面明主功
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
明王教所崇况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人未有立功若彼
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待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
為晉王追封為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
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
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
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祭孝廉不行後舉孝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
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今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
也朴救朴莫若劭那人革而脩焉劭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
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復其無一定邪
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
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
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萬化
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敝得不隨時雖經聖
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鄙失多儀周監三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
流遁者歸薄而無隸誠隸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
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无為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
非賢聖之不同世亦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
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救宜去

文存朴以反其太則兆庶漸化大和可致也又問在昔折王象事備物
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大學所以講藝
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
異物漢氏遺作居焉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
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
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為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
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
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園
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
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
美此長世所以廢因有邦所以崇替天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
急於招世理无世不對而事千載恒皆古之因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
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
登庸百揆序有乱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
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以
陋使山无扶蘇之才野无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
颺甘露醴泉吐液朱草自生万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
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天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
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稷南面垂拱也今真賢之塗已闔而教
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脩若闢四門以延造
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徒調物
度宜節宣國典必協康濟哉等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
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茲究既
那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
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
寬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為永制與不對曰一儀分則兆庶
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大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

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疆不陵弱衆不暴易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
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
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
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
不能變改故漢祖拍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
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
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斷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
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
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
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万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
也今有溫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
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
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
含容為淑貞外動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
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
足稱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為政則黃義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
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闕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
進淳德往而莫反豈大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
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救窮通之源始終之理適時之宜
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
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
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
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鄂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
降松滋侯相大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
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
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
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万物始萌六合闢拓老子云有物混
成先天也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

謂以體為稱則是天地以氣為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為天地則是
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沖氣以為和原元氣之
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為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尽矣
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准夫無復其餘也夫天
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教雖經諸聖孰知其
始吾子云蒙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
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
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
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句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為驗謂二儀生於
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
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
与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
安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与之同乘而歸
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
蕪湖諸軍事以距勸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
令今已受拘瞻覓其詐便破搯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安尋干丞相軍
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与王
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与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
之成敗今世事卒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聖去晉于
今一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受使六合革面遐
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縮北極百
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
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二者一去雖復
傾注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
惟理與當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
所以資茲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成帝緒顧望宗室
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

藝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又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趨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俎口不啻歌橫逢大運頻煩號食竊雖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豪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卧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且齒墮胃腹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為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

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此須人力以臣平彊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摩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建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弊帷墮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又使官脩事幸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郝鑿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監署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郝鑿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与戴若愚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麻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各州又為常伯若使監從容臺闢出內

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衮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
戴若愚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瞻鎮東
以鑒年時則與若愚同以資則俱八坐况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
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
臣道卑異有豪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
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
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量雅正俄轉領軍將
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
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
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
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遂巡告誠朕深明此
操重為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
典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

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
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
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
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蝦並與瞻素疎咸
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采營昌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
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
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
先瞻卒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李族高
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曾祖齊仕
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
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齒不羣言行進止必以
禮讓國相丁乂請為五官掾刺史愁喜與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
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

皆禁焉政教大行邾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主疏
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
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
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
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巨
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
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其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
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
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
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乃召補太子舍人
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
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遂會稽相
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
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以合衆

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遂遁
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
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
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桀皆
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
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
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
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
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二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
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
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外道殊因性而用各任
其直耳當宇宙清奉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
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轍
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擲之武乘繼以入秦園綺彈冠而匡漢

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平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
鎮飡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乘結駟之軒軌策柴筆而造門徒有其懷
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君失御黎元荼毒
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筭元凱
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顛顛實在君
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
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
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輦
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
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時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
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
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闓聞
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
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荅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

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戚弱而
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中處地
惟有監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
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
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
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
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耳要宜量置使力
足相周若寇劫疆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
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隋莫適任負故所
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為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在
鎮又表為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
讓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
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
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

至此賢履信忠順苟以讓為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勢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勢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為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己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

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會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

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關不少時尚書僕射力協與循異議循荅義深
備辭多不載意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
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
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底風雨孤近造其廬費為慨然其賜
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
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
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
疾廢頓巨節不脩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
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
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且以示遇如此疾漸篤表乞
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
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拍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
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大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
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

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臨見衆書

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

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者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

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竒之待以門人之禮

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

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

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竒分若出其胸

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

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敝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

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

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

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

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

守遷司徒叅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

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道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
鈞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道將進之臺
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仕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
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
賀循齊名號為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
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
東海王越引為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為安東將軍以為軍
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其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
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
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為太常明帝
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
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然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
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

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司空即丘子體道觀動德
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太宗親
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
常安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已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
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竟而有靈嘉茲
榮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顯
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才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
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緝帷幄行其謀
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
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鑿躡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
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過主搏風矯翼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御撰

劉隗 孫波

刀協 子昇 孫子達

戴若思 弟邈

周顛 子閔

劉隗字大連彭城彭城人楚元王父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容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二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漫服之愆且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顛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且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

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隗劾奏曰挺茂其死王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魍魎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贓污舉頑用器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意聞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為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荒

殺戮無度罪同斷罪刑罰失宜謹按行將運令史溥于伯刑血著枉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諱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許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愁誓之受賊使役軍不及死軍是戎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輿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愁誓傳而不以軍輿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廷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北庶無枉人不稱許而今伯枉同周青冤冤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墮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言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廷筭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道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

劾嵩兄顛曰顛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為兇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訕赫百姓誼諱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顛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望於江湖人相望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眾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

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為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
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
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為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
帝以波為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表真
朝廷空虛以波為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
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
陽波率眾八千救之以敵疆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
波為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
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為仁君道以惠下
為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動流
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曆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
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
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倫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

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
隆淮海振軋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示
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流之鯨僭位滔天之
寇望雲旌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魏魏湯湯人無名焉而須年已來天
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
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且有勿休之誠賈誼有
積薪之喻巨鑿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
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
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
臺之諫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
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踈而遠之清
公自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其朋黨
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
百承意者以為奉公共相讚曰者以為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

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符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為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百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敝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如爾聖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敝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為施古者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魃蠱食至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炎感之災勢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况澣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

暫迴聖恩大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几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驚疾恐命在奄勿必負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踴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為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曾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為閩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道守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中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

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苗老太元中為尚書郎有義與子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又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為長史轉穎川太守永嘉初為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宗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比自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叔具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

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嘗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墮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楊尹劭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筭以此為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為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為比事由國計蓋不為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况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為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為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也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人之猶尚如此乃令中

與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刀氏稱冤此乃為
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
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
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
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
滅由此一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刀令有罪
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
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
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愷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
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
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
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刀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
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
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感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

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延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
難也自平居見殺耳比日見褒贈刀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負外散騎
尚得追贈况刀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負外散騎之例也就不
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
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怪之論又
聞談者亦多謂且贈凡事不允當而得眾助者若以善柔得眾而刀令
鹿麕剛多怨若以貴也刀氏今賤若以富也刀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
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不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
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已心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
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
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
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
以太牢

彝享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

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充
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

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歷顯職隆安中達為廣
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為始興相弘為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
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千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達
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
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龍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
達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
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達棄城而走為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
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為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
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蟲裕散其資畜令百姓稱力而取之
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
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

記列三

卷一

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拍麈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
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劔就
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
倫曰蓋聞敏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
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
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由理足以研幽才馳足以辯物安
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誠東南之遺寶幸朝之奇
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歸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
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心水令不就遂
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
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
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
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弼加若思前將軍
未發而弼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

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
加散騎常侍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
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
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
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
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
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
荅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
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昔為臺郎有刀
筆才性尤效諂若思為尚書亞其為人猗以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
顛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
舉之患為將來之憂耳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
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謚曰簡

晉書列傳二十九

卷八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
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
出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
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国有明堂辟雍之
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道導幽滯啟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
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與禮脩學於洙泗之
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
小於魯衛賢哲之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
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鳴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
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
於中原何遽遽且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沉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
鍾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
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

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魯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伐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為丹楊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顛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顛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顛從弟穆亦有美譽嘗陵折顛顛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為鎮軍將軍以顛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弼顛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顛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顛雖退敗未有莊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為揚威將軍兗州刺史顛還建康帝留顛不遣復以為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顛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知不效一官止足良難

未能守分遂不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貽惡旨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厲顓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識羣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顓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顓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伐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顓及王道等顓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顓參副朝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權之情然亦是儒首之誠也顓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顓以雖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顓在

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顓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道其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道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道云卿欲希阮阮邪顓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阮阮及王敦構逆温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王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懷彊刃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止不知所答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

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无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擣菹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摠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篋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道守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道守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道守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道守猶在門又呼顓顓不与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道守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

問道守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无所疑也道守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道守又无言道守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勤款至道守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顓三子閔恬頤閔宇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烈死子以弟頤長子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歷卿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无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国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容眾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王情當約法之秋獻斷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国国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疑正處臆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

時咨及京室淪胥抗言无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欵顛
招時論尤其洒德礼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賛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爽忠謨允塞道
屬屯蒙禍罹兇慝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列傳第四十

晉書七十

御撰

應詹

甘卓

劉超

從父兄敦

劉超

鍾雅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材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又奔鄴盛稱人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其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謂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復詹攬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

蠻怨望並謀背叛詹乃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因猶父每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暭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穎陽鄉侯陳人王冲擁眾荊州素服詹名迎為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王盛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

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
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
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
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為軍
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
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
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馮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
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
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
縣侯食邑二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
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
倫亞親密暫廁被練列勤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
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
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敝綱

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
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
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
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
吝昔龔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蒼賈之責古既有
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
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
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
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
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意退而
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
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非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
二千石免官二年乃得叙用長吏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
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

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士不得撓乱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曲且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相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繼綬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之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恆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

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乱人土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甚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數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弄蒙銍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泓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吳將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乱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卓女深相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

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弼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為咨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躰必求諸墳素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李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為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唯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取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銜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任卒於家卓尋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河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

至日列四一

四

內剛為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王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

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
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
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躡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
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
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
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
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
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
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
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
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
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邇流之
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
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

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
軍孰慮之時數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
融本欲背敦因說卓龍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
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
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
奉表詣許至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期參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
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
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
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荆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
覽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
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叩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
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
敦求臺騫虞幡駐卓卓聞周顛戴若思遇害流涕謂曰吾之所憂
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

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斃卓轉更恨復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節

騫其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哀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為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進爵為公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空亮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為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業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其見親杖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

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晟自陳曰壺天性
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至家門亡父往為中書令時壺蒙大例
望明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
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為苟晞所召晞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
假授思暫之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晞曰負榮直欲自
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臬懸壺亦嬰病
具自歸聞未蒙如遣卅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
榮矣實非素懷願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乃壺為尚書郎實
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對壺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
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
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耐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
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君士之
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以疑自然神明日戎軍司馬
諸寮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子琛
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
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啟如哉帝以其辭若不奪其
志服闋為卅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
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
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
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又養至
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者
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
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
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
魏顓父命不從其亂陳乾首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
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以終非為既絕
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
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

存無所容於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若式父
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
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為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
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
絕非禮於後家還及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人之
人也式必內盡臣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
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
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
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註
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一曾不
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之執邦
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
免組輝弘官大鴻臚削爵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
議廢棄終身壹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

晉列四一

與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道等俱受顧命輔幼
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王道
以疾不至亞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
是人臣辭疾之時道聞之乃與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壹與庾亮對直省
中共參機要時乃南陽樂謨為郡中正穎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
稱父命不就壹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
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
聖之言發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
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
夫羣心則戰成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
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凡
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謨以名
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
且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

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鑒奏以導
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准繩並請免官
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鑒斷裁切直不畏疆禦皆此類也鑒幹實當
官以褒貶為已任勤於吏事欲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
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
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鑒曰諸
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鑒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鑒
謝鯤為達鑒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頗覆實由於此
欲奏推之王導使亮不從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
政成帝母幸其宅嘗拜道婦曹氏侍中孔怛密表不宜拜道聞之曰王
茂弘驚痴耳若下望之之嚴嚴力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峴當敢
爾邪鑒廉潔儉素居甚負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患
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使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
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微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

五目列四十一

六

五十一

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朝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
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截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
變易為蹉跌且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
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慮是
國之大事且峻已出任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
力誠相拒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
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
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
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且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順逆
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為尚書令右將
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拏東諸軍事假
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
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詔闕謝罪峻進攻青
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

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
年四十八子瞻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光祿
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忠貞
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
之勳司徒王道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
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
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亮遭世險艱存亡以
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
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旡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
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伏節國難者乎夫
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進許穆下同稭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
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
子瞻散騎侍郎盱弟盱奉車都尉盱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
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程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

晉列四十一

道萃于一門盱子誕嗣成康六年成帝追思壺下詔曰壺立朝忠性喪
身凶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瞻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
發壺墓尸僵髮蒼蒼白面如生兩手悉奉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
錢十萬以脩塋兆壺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眈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身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欲誅恃才陵傲俊兄弟
俊等亦以門盛輕誅相視如讎誅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為尚書郎按
其獄誅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誅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復奏陷
下氏後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
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為主簿王弥逼落敦及胡毋輔
之勸越擊王弥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
南內史元帝之為鎮東請為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為司馬
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為亂簡乃使敦監河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
夏相成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
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為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

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竟以畏懼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徵拜大司農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為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為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更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璜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子伯嗣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為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

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秩各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封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為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啟買官外廩牛詔使以賜之

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
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
衛號為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
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
士多遣家人又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
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
章頓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
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
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
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
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所口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
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
密謀討欽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
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係有

晉列傳

十一

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
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遣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
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二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
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
書侍郎下邳內史訥子享亦清慎為散騎郎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奉
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
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
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
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且見改正
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
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
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此
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

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徑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暮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旨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同徒論正清議穆右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耶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雅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敝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遂遁道以求免五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陳抃攘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雅曰相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

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雁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唐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下壺東帶立朝以匡正為已任寒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巨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蜀巨滑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苟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脩雁嗟運促甘斃疑留望之徇義歿死為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